

无云的天空格外蓝

孙世浩 袁贵纯 著

从贫瘠的农村走入繁华的城市，从纯净简单的大学校园走向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毕业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一段艰辛的成长过程，有太多的感受、感想和感慨，总觉得不吐不快。希望通过记述本书主人公走过的人生之路以及产生的思想交锋，努力探索出一条当代青年健康阳光的入世之道。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I247.5/
4628

孙世浩 袁贵纯 著

无云的天空 格外蓝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云的天空格外蓝 / 孙世浩, 袁贵纯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033-2458-1

I. ①无… II. ①孙…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6600 号

书 名: 无云的天空格外蓝

作 者: 孙世浩 袁贵纯

责任编辑: 李丹阳

封面设计: 周 程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wycb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6.62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458-1

定 价: 30.00 元

一份写给人生的答卷 262

第一章

1

春节刚过，浓郁的年味仍然占据着新阳市的大街小巷，沿街喜庆的大红灯笼朝着过往的人们摇头晃脑，商家招徕顾客的彩旗横幅伴着稀落的雪花摇曳旋舞，或远或近时而飘过孩童的嬉戏和零星花炮的闷响。

下雪了！终于下雪了！这座已经干旱了116天的豫北小城一时沉醉在苍天赐予的喜讯之中。很多人就是这样，在受尽折磨的时候恨得咬牙切齿，而一旦得到应有的公正又会感激涕零，是善？是愚？谁也说不清。

此时此刻，发自内心感谢上苍的还有驻军摩步二团政委郭念祖。上午，他应邀参加了军分区召集的军地协调会，主要任务就是对口支援地方抗旱保苗工作。开完会，他没有出席分管双拥工作的徐副市长为与会领导们安排的誓师宴，而是招呼司机周志鹏直接赶往对口支援的葡萄峪村。郭念祖不是那种性格孤僻、独来

独往的人，急着去葡萄峪也不是为了抢政绩出风头，他着实不喜欢那种“有钱喝酒，没钱救灾”的衙门作风。

他乘坐的小车驶出市区不到20公里，便像甲壳虫一样一头扎进茫茫群山围成的幔帐里。在峰谷之间起伏颠簸两个多小时，才隐约看到葡萄峪的影子。

“政委，下雪了！下雪了！”小周看着飘落在车前风挡玻璃上的雪花异常兴奋。

“什么？下雪了？”坐在车子后座一直琢磨着如何支援村里抗旱救灾的郭念祖猛然惊醒。

“嗯，下雪了。你看，下得还不小呢。”周志鹏为打断政委的思绪而有些尴尬，明显压低了声音。

“快，快停车，下去看看。”郭念祖有些迫不及待，还没等周志鹏把车子靠边停稳，就已经推开右边的车门。

郭念祖站在山道中间，仰望苍穹，张开双臂去拥抱那漫天飞舞的雪片，他想将自己完全融化、定格在这山谷、雪海之间。“老天爷啊，你终于开眼啦！”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山林刹那间回荡着一声惊天长啸。

站在一旁的周志鹏愣住了，面前的郭念祖突然不是他记忆中文质彬彬、略带严肃的中校政委，完全成了一个忘乎所以的孩子。“不就是一场雪嘛，至于这样大惊小怪？真是的！”他心里嘀咕着，眼光不自觉地向公路两侧扫望，生怕有人窥见郭念祖这一失态的举动。作为司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维护首长的形象。

没有交集的人生是无法产生共鸣的。在省城出生、长大的周志鹏，根本体会不到漫天飞雪在郭念祖内心深处的特殊印记。

郭念祖是个农村娃。他们赵家营是个大村，有200多户人家，

老老少少1000多口人，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霸王村”。1981年春，赵家营派村委会副主任赵二愣子到东邻的小张庄强要人家村西头那片菜园子，人家当然不答应。第二天清早，村委会主任赵大肚就召集赵家营的男男女女，套牲口拉家什，毁了人家的庄稼，打伤人家十来个村民。虽然当时也报了案，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可那块菜园子打那儿起就姓了赵。妇女主任马莲的二妮子小姚嫁到了北边的小崔庄，因为辱骂婆婆被丈夫打了，就哭着回了娘家。马莲不问青红皂白，当天就带着堂兄叔伯七婶八姑砸了人家的锅碗瓢盆，小姚的二婶还揪住小姚婆婆的头发，把她摁跪在地上给小姚磕头赔罪，最后还是婆婆拉着板车多次来央求，她才同意回去。在郭念祖的童年记忆里，赵家营就是天下，赵大肚就是皇帝，在外村只要一说是赵家营的，人家都会敬畏三分。

可郭念祖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荣耀。他们家在赵家营是个外来户，父亲赵木原本姓郭，叫郭天生，四川江油人，23岁那年与邻家姑娘郭春枝私奔流落到赵家营，被寡居多年的赵李氏收留，认作儿子。他们刚落脚，赵大肚就带着赵家几个爷们儿找上门来，按辈分他管赵李氏叫奶奶的，自然应该叫郭天生小叔，可他丝毫没有做晚辈的样子，对着郭天生劈头盖脸就骂：“不管你是哪来的，要想在这儿落脚儿，必须给我做到三条：第一条，从今儿个起就要改姓赵；第二条，要给李老太太养老送终；第三条，别想着让我叫你叔。如果做不到现在就滚！”当时母亲郭春枝已怀上郭念祖，迫于生计，父亲才改名赵木。虽然改了姓名，承包了地，可在村子里他们还是被歧视、受欺负。

郭念祖从记事那天起就是村里其他孩子的“锤垫子”。不管是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只要人家不高兴，随时随地就拿他

出气。虽然他恨得牙根儿痒痒，但每次他都保持克制，别人骂他时，就快走几步，装着没听见；人家打他时，就抱头不动，直到对方打够为止。以往的教训使他明白，还手不但会招来更多孩子的围攻，还会导致人家家长领着孩子堵住他家的门口谩骂，直到父亲再把他痛打一顾，母亲给人家赔礼道歉，那些人才会骂骂咧咧地收兵。那时，郭念祖一直恨父母无能，但更记恨欺负他们的那些人，每次挨打之后他都会一言不发地瞪着对方离去的身影，在心里重复着那句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的誓言：“给老子等着，我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正是由于对赵姓人的愤恨，上初中那年他偷偷将自己的名字由赵继宗改为郭念祖，发誓不再为赵家延续香火，冀望有一天能认祖归宗。

中学在镇上，离赵家营有七八里远，但郭念祖改姓的消息还是很快被村里人知道了。赵大肚核实情况后，坚决要收回他家的责任田，最后还是奶奶跪下来央求才算作罢，可村里人对他们的排挤开始不断加码。

那年也是大旱，整个冬天老天爷没有挤出几滴眼泪，田里的麦苗旱得揪起来就能当柴烧。庄稼是庄户人的命根子，刚过破五村里人就开始忙着浇田抗旱。当时，赵大肚出资买了5个小喷灌，一个村民小组分一个，浇一亩地10块钱，为公平起见，各个村民小组都采取抓阄儿的方式确定浇地顺序。他们家在二组，那天父亲赵木抓到了七号，比较靠前，一家人很是高兴，父亲、母亲轮流在小喷灌后面跟着，只怕有人加了塞儿。可到第三天六号赵赖孩家的麦田浇完后，他直接把喷灌机交给了八号赵小富家。赵木去找他们理论，不料却被赵赖孩不由分说地毒打了一顿，当时嘴里、耳朵里流了很多血。打完后，赵赖孩才恶狠狠地丢下一句

话：“姓郭的到赵家营排什么号？抓阄儿时俺就想打你，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打过之后，赵木两口子再也没有去跟小喷灌，儿子改姓郭，他们觉得很理亏。那天郭念祖放学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家里没有做饭，也没有点灯，隐约听到父亲的哀叹和母亲的抽泣声。突然袭来的凄凉让郭念祖手足无措，反复追问奶奶，才知道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郭念祖没有去劝慰父亲，他知道父亲正在生他的气，劝也没用。那天夜里他没有合眼，任凭眼泪浇灌着枕下的破棉袄。这一夜让他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改变不了周围的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的心境，待在家里生闷气，不如自己干出个样儿争口气。

第二天一早，郭念祖就收拾好板车，扎上棉柴围子，找出一大块儿塑料布衬在里面，他要自己拉水浇地。

从村里的池塘到自家的责任田有一里多路。一个比板车高不了多少的孩子，一盆一盆地打水，一趟一趟地拉车，一垄一垄地浇田，很是吃力，但又像模像样。过往的人们或惊叹、或议论、或同情、或讥笑，他全然不知，感觉到的只有肚子憋着的那股气。

下雪了，在他因过度劳累而困倒的时候，是漫天飞舞的雪花将他唤醒！

他双膝跪地，使出全身的力气，撕心裂肺般吼叫，比现在还要忘乎所以！

感谢苍天，不是因为自己可以省点儿气力，而是感觉到是老天爷给了他公平浇地的机会！恶人欺负天来帮，他甚至有些暗自得意。

为让郭念祖尽快回过神来，周志鹏主动上前提醒：“政委，这一下雪，葡萄峪村咱们还去吗？”

郭念祖慢慢回过头来，不解地看着周志鹏：“这还用问吗？当然去了！”他这个人办事向来爱较真儿，在没有接到市里结束军地联合抗旱的通知之前，他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周志鹏赶快去开车。

车子起步后，看周志鹏有些紧张，郭念祖有意缓和了语气：“小周，饿了吧？到村里参观参观，顺便吃顿农家饭，也不亏咱俩跑这一趟，你说是吧。”

周志鹏不好意思地笑笑，但一想起农家饭，就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车速。

2

乡村的午饭时间是一点半，他们到葡萄峪的时候正赶上饭点儿。葡萄峪村子不大，约摸二十几户人家，大大小小的石砌房子或远或近地散落在公路两侧的山坡上。虽然下着雪，仍有不少人端着饭碗站在自家低矮的小院里吃饭。

郭念祖下了车，朝右边靠路的一户走去，周志鹏麻利地锁好车门，慢跑几步紧跟其后。

看有两个当兵的朝自家院子走来，院子里正在吃饭的一对中年男女甚是诧异。“他们这是弄啥哩？”女人朝男人努努嘴。“你紧张个啥，或许是问路的。”男人轻描淡写地回答。

“老乡，吃着呢。”郭念祖主动和他们搭讪。

“吃了没？进屋再吃点吧。”中年男人也客套着迎了过来。

“吃过了，你们吃。”郭念祖按照农村规矩客套着，“我们是市里部队上的，上午市里安排我们和你们村联合抗旱，想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这是我们政委。”周志鹏凑前补充道。

虽然没有完全明白什么意思，但一听是当官的，又是公事，中年男人当即忙活起来。只见他转身把饭碗丢在院墙上，一边招呼郭念祖他们进屋，一边朝院子里喊话：“桂香，来客了，快烧茶。”“小蛋，快去叫你喜儿爷过来。”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噌”地一下蹿出院子，朝公路对面跑去，女人也闪了一面就钻进了偏房。

屋子不是很大，一间堂屋，两个侧房。堂屋中间摆着一张低矮的小方桌，靠着后墙是一个组合条几，上面的香炉、烧纸、供馍还没有收拾。靠最左边放着一台小电视，机壳有些泛黄。

客人进屋了，却找不到凳子，中年男人显得有些尴尬：“两位领导，让你们见笑了。唉，咱农村就这样，家什都相互拉，我年前刚买了四个新凳子，这不，上院的跟头叔初八待客一下子全借去了，你们稍站会儿，我这就去拿。”弯腰出屋后还不忘朝左侧的偏房招呼一声：“哎，我去跟头叔家要凳子了，一会儿喜儿叔来了你招呼一下。”

趁中年男人出去拿凳子的当口儿，郭念祖仔细打量了屋子里的陈设。条几上面除了香灰还算干净，下面的柜门是开着的，一边的馍筐里扔着几个干裂的馒头，另一边是小半盆年尾子，麻叶、丸子、油条什么的堆放在一起。墙壁是白灰抹的，没有张贴年画，这倒让右墙上贴着的几张奖状格外抢眼。奖状大概是刚才

出去那个孩子的，他叫黄小宇，从奖状の年月看在念小学三年级，但已经得了5张“三好学生”奖状。寒门出才子啊！郭念祖不由得感慨。穷人家的孩子跟人家比不了吃，比不了穿，能比的只有学习，也只有在这方面能得到一些心理平衡。他似乎从这几张奖状上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让父母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是做儿女的耻辱，他最留恋的就是儿时母亲看到他的奖状时灿烂的微笑。

“啊哈哈，真不好意思，俺们不知道你们来，也没出去迎迎。”一串洪亮的说笑声让郭念祖猝不及防，抬头间一个中等个头、50岁上下的男子已经进屋。

“你是？”郭念祖与男子握了握手问。

“我叫黄二喜，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中午卫星家来客非拉我去陪。唉，年根子里，谁家来客都想拉俺去壮壮面子，这几天一直推磨转。听建国孩子说家里来了贵客，我丢下筷子就来了。走，咱们一块喝几盅，人多喝着热闹不是？”男子说着就拉住郭念祖往屋外走，好像郭念祖是他相识多年的老朋友。郭念祖不知道卫星是谁，但明显闻到男子身上有一股酒味。

他顿了顿黄支书的手，客气地说：“我们吃过了，就不过去了。我是市里部队上的政委郭念祖，按照市里统一部署，让我们帮村里抗旱，这次来主要是接个头，顺便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一听这话，黄支书知道自己搞错了，他还以为郭念祖是黄建国家的客人呢，也怪孩子叫他时没说清楚，但他毕竟是场面人，一点儿不动声色，马上顺着说：“啊哈哈，这个我咋会不知道哩，几天前镇上领导就给俺打电话说了。今儿个不是下雪了嘛，抗旱不着急，我们边喝边汇报，你看咋样？”话里话外没有推托

的余地。

郭念祖不想再与他执拗，去就去吧，于是就示意周志鹏一块去。

终于可以吃上农家饭了，饿得肚子咕咕叫的周志鹏回咽了一下口水。

他们刚一出门，建国媳妇急忙端了一碗开水拦了过来，慌里慌张地说：“喜儿叔，你陪客人再坐会儿吧，你看我这茶刚烧好，放了好几勺糖呢！”看来这里和赵家营规矩差不多，也把开水叫茶。

还没等黄支书开口，黄建国拎着几个凳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凳子……拿……拿过来了，年前……刚买的，各位……领导，赶快……屋里坐。”

黄支书有些不耐烦，他瞅了一眼黄建国，不留情面地说：“你瞎积极个啥，村里的客人咋能搁你家招待哩，走了！”说着拉着郭念祖出了院子，唬得建国两口子大气儿不敢出。

黄二喜领着郭念祖到黄卫星家的时候，其他人还在等着。黄二喜执意让郭念祖坐到上座，并向在座的其他人介绍说：“这是部队上的大官，比咱镇长还大，你们几个今天可得给我陪好了。”随后又介绍了在座的其他人，一个个名字又土又怪的，听不清，更听不准，但都笑着伸出手来，郭念祖只好一一握手寒暄。

黄二喜的话犹如动员令，在座的六七个人轮流给郭念祖敬酒，弄得他毫无还手之力，一轮下来感觉脑袋发晕，喉咙发干。他想吃口菜压压，可当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又犹豫了，桌子上总共四个菜，一个盘子已经空了，牛肉只剩下几片，大葱炒鸡蛋还剩下半盘大葱和一些鸡蛋渣儿，只有那盘花生米还比较丰满，难

怪有人戏称这道菜叫“东方不败”。

看郭念祖拿起筷子，黄支书抢先一步给他夹了一片牛肉，赔着笑说：“多吃点儿，别见外。”又扭过脸去冲那个叫卫星的人说：“别光喝，再整俩菜去。”那人应声而出。

“吃，吃，不客气！”郭念祖嘴上应承着，但在半空中停留了好大一會兒的右手却放下筷子，顺势端起水杯呷了一口。在喉咙享受一丝甘润的同时，嘴里瞬间感觉到一股腥臭。他朝坐在对面的周志鹏看了一眼，那小子根本没有动筷，正拉个凳子坐在边上抽烟呢，看来这顿农家饭与他想象中的出入很大。

郭念祖没有心情吃饭，他脑子里还装着正事，就放下杯子，和黄支书拉起了家常。

“黄支书，咱村吃的是地下水还是自来水啊？”

“啊哈哈，你说这水啊，不是地下水，也不是自来水，而是天然矿泉水，喝着咋样？”黄二喜笑得有点诡秘。

“还行吧，只是口感和市里的自来水不太一样。”郭念祖没有直说。

“这是你喝得少，喝多了就习惯了，这水是从山上汲下来的雨水，在水窖里放长了就是这个味儿。”

“那怎么不打水井呢？”

一提水井的事，黄二喜像是打开了话匣子。“说起这个事，我得牢骚几句。”他把半截烟屁股狠狠地摁在桌角上，激动地说，“前些年，市里‘三个代表’工作组驻村蹲点时，说俺村的水有股子腥臭味儿，不卫生，说要给我们立项解决，当时还从市里拉了几车自来水过来，那水甜丝丝的是好喝，当时卫星他们几个喝水的录像还上了中央新闻呢，表扬市里学习践行‘三个代表’动

真格，为偏远山村彻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

“后来呢？”郭念祖很想知道下文。

“后来？后来他们就不来了。大家尝到了甜水谁还想喝这臭水，没办法，我们就把这事儿反映到镇上，镇上很重视，又反映到县里、市里。后来又层层批下来，让镇里解决。山里打一眼井得十好几万，镇里哪有那闲钱。解决不了就直说呗，我们再往上反映反映，可镇里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个专家，到村里又是取水，又是化验，又是座谈，最后得出个结论，说我们这儿的水是天然矿泉水，喝了还能长寿呢，又让我们上了一回新闻。你说这不是瞎扯淡吗？害得大家现在不敢看新闻了，因为弄不清哪条是真的哪条是假的。”

各地情况不一样，地方上的事儿郭念祖不便评论，他笑了笑，又接着问：“这几年国家搞新农村建设，你们就没考虑过将村子往外面搬一搬吗？”

“说老实话，国家搞新农村建设是件大好事，现在我们吃水、解手都不方便，可落实政策得结合实际啊。”黄二喜好像酒醒了，又点上那段烟屁股，吧嗒两口后说，“县里规划我们往外搬，搞集中居住。可那地界儿离这儿有好几里路，来回种地太不方便不说，都学城里人儿住楼上，种地的家什搁哪啊，养头牛喂只鸡的在哪啊。最主要的是住楼还要拿钱，你一会儿到村里转转，看哪家能拿出几万块钱来。没办法，这事到现在还僵着呢。”

“反正我是不搬！”那个叫卫星的人也插进话来。

“种田补贴、合作医疗，总能让老乡得到一些实惠吧？”

“啊哈哈，这些政策到这儿也多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啊！一亩田补贴30块钱，一家一年也就百把来块，还不够城里孩子一

袋奶粉钱，能济个啥事？合作医疗真是个好东西，谁家有个头痛发热的敢去看了，可就是报销费用太难，求爷爷告奶奶的，最后钱虽报了，但都窝一肚子气，现在花个三十五十的都懒得去求他们了。”黄二喜又接过话茬儿。看来搞新农村建设不但需要“好经”，更需要会念经的“好和尚”。

说话间，其他人已酒过三巡，卫星家的客人要走，郭念祖也站起身，和黄二喜握了握手，说：“黄支书，我们也该走了，部队条件有限，可能帮不上大忙，但抗旱的事儿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看需要我们部队做些啥？”

聊了半天，算是熟人了，黄二喜说话便没那么客套，他站起来拍着郭念祖的肩膀说：“郭政委，下这么大的雪，我估摸抗旱就用不着了。咱农村人缺这缺那，可就是不缺劳力，干力巴活儿我们自己能行，你能来我们就很感激了，如果需要，我们往市里给你们送感谢信。”

“黄支书，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郭念祖故意停顿了一下说，“我们是部队，最讲政治，军民共建，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能帮多少帮多少，不是非要图个啥。”

黄二喜很会察言观色，马上说起恭维话来：“啊哈哈，我这是给你开玩笑呢，您郭政委一看就是个实诚人，不像地方有些领导光说大话不办实事，老百姓现在就盼您这样的官啊。”见郭念祖不置可否，他马上岔开话茬儿说：“当支书这几年，我很有感触啊，其实我们农村，靠别人救济，靠上级帮扶，都解决不了根子上的问题，要富还得靠自己，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好路子啊，不知道干啥行。郭政委，您见识广，在市里朋友又多，肯定能帮上俺们大忙。”

没等郭念祖开口，本来已经离席的黄二喜又反身倒了满满两大杯酒，双手捧着递给郭念祖一杯，自己又端起一杯，郭念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黄二喜和他碰了一下杯子就一饮而尽，晃了晃空杯，对郭念祖说：“政委老弟，我先干为敬，代表村里提前表示感谢，您要是愿意帮俺，要是瞧得起俺农村人，就把它干了。”

原来是敬酒！郭念祖实在不想喝，他酒量本来就不大，这会儿还空着肚子。但作为农村人，他最痛恨谁瞧不起农村人，就是现在自己住进了城市，也从来没有瞧不起农村人，黄二喜的话点到了他的软肋。他掂量掂量手里的酒杯，二话没说，也一饮而尽，屋子里响起一阵掌声。

从卫星家出来，郭念祖提议到村里转转，黄二喜高兴地说自己正有此意。

经村支书黄二喜介绍，郭念祖对葡萄峪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深深感觉到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当他们走到村后的山坡时，看到半山腰有一个用石块砌建的小圈舍，于是就指着问黄支书：“那里是什么啊？”

“哦，那是猪舍。是建国那小子瞎倒腾，养了几头野猪，都成个儿了，年前还杀了一头在村里卖，农村人谁稀罕吃那玩意儿？再说卖的还比一般家养的猪肉贵，谁买啊？卖不动！这不正发愁呢。净是想一些瞎点子，胡折腾！咦，你们城里人好不好这口啊？”黄书记说这话时有点儿瞧不起黄建国，最后这句话也只是随便问问。圈养的还叫野猪？郭念祖笑而不答。

村子不大，不到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周志鹏已经把车开到下道口，旁边还站着一群人，见黄支书陪客人走过来，他们开始鼓掌。郭念祖真没想到黄二喜那么有心，没见他离开啊，什么时候